

略论唐人情恋小说中的寺庙意象

熊明

(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6)

摘要: 唐人的情恋小说, 无论是人间普通男女的情恋故事, 还是人与异类的情恋故事(即人神、人鬼、人妖情恋故事), 其中多有寺庙意象, 然历代研读唐人小说者几无有论及。细审之, 唐人情恋小说中的寺庙意象, 实与寺庙在唐人生活特别是士人生活中的特殊角色有关。寺庙意象是唐人情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构成, 或者担负着暗示小说人物身份的作用, 或者作为小说故事的主要空间场景, 或者在小说故事的情节布设中承担联接功能, 在叙事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 寺庙意象的大量存在, 也为唐人情恋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民俗风情, 形成其别样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 唐人情恋小说; 寺庙与寺庙意象; 艺术呈现; 小说功能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4-0165-07

在唐人小说中, 如果就题材内容而论, 情恋主题的表达无疑是最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 并因此造成了情恋小说的大量出现。唐人情恋小说中的情恋故事, 不仅发生在人间普通男女之间, 也发生在人与神仙鬼魅之间, 且男主人公多为士子, 女主人公则主要是妓女、女神、女鬼、女妖等。检读唐人小说中的这些情恋故事, 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在许多情恋小说中都有寺庙出现, 即在情恋故事中往往有寺庙意象存在, 且在人神、人鬼、人妖情恋故事中尤其显著, 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一、寺庙: 唐人情恋小说生产的现实基础

寺即佛寺。汉末以来, 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与流布, 作为佛教僧侣与信众宗教活动中心的佛寺随之大量兴建。至唐代, 由于统治集团三教并重, 佛教在有唐三百年间十分昌隆, 是上至公卿、下至庶民的普遍信仰。因而唐代的佛教文化十分发达, 佛寺之创建遍及山川都邑。庙即神庙。自古以来, 中国民间各地就供奉着许多神祇, 他们被赋予执掌一事或护佑一方的职能, 因而大大小小的神庙遍布各地, 如岱庙、中岳庙、南岳庙、北岳庙等等。神庙与佛寺大略相类, 故常统称之为寺庙。在唐代, 随处可见的寺庙自然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

寺庙常常是唐人社群民俗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 有许多习惯性的社群民俗活动, 比如节庆。唐代节日众多, 不仅有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寒食、清明、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冬至、腊日、岁除等普通节日, 还有佛诞日、皇帝诞日及老子诞日等特殊节日。且每一个节日都有一些特殊的社群性民俗节庆活动, 如上元赏灯、中元观灯、寒食秋千、清明斗鸡、七夕乞巧、中秋玩月, 除岁舞雩等。而每到节日, 寺庙常举办节庆活动, 吸引大量民众游观。《传奇·颜瀆》即云:“中元日, 来游瓦官阁, 士女阖咽。”^{[1](102)}同时, 寺庙为了吸引士人, 常广植花木, 善为景观。《剧谈录》即云:“京国花卉之晨, 尤以牡丹为上, 至于佛宇道观, 游览者罕不经历。”又云会昌中, 院主老僧将宝惜栽培近二十年的一窠殷红牡丹向众人展示, 结果被强挖而去之事。^{[2](1481)}《霍小玉传》亦言:“时已三月, 人多春游, 生与同辈五六人, 诣崇敬寺玩牡丹花, 步于西廊, 递吟诗句。”^{[3](96)}可见, 在唐代寺庙之地常是举办各种社群民俗活动的公共场所。于此“士女阖咽”之地, 当然是男女情恋发生的佳境, 唐人情恋小说多有寺庙意象与此不无关系。

检读唐人情恋小说, 不难发现,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多为士子, 他们或因读书而寄居寺庙: 如《纂异记·杨祯》中的杨祯, “进士杨祯, 家于渭桥, 以居处繁杂, 颇妨肄业, 乃诣照应县, 长借石瓮寺文殊

收稿日期: 2013-02-19; 修回日期: 2013-04-25

基金项目: 20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11YJA751079)

作者简介: 熊明(1970-), 男, 四川南充人, 文学博士,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小说。

院”。^{[4](3962)}《广异记·李元平》中的李元平，“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4](2689)}《法苑珠林·王志》中的学士某，“寺中先有学士，停一房内”。^{[5](541)}《集异记·光化寺客》中的习儒客，“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或因行旅途中，暮夜投宿寺庙：如《莺莺传》中的张生，游于蒲，而寓居普救寺。如《感异记》中的沈警，“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也……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4](2589)}《原化记·天宝选人》中的赴京选人，“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4](3479)}唐人情恋小说中男主角的这种身份，反映了唐时读书人出于应举、求仕的原因，离家游学干谒、多栖止寺庙的现象。而唐人小说的作者，冯沅君先生对六十种四十八位唐人小说作者的考辨，指出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唐传奇的杰作与杂俎中的知名者多出进士之手。^[6]俞钢在其《唐代言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中专章考析了唐代言言小说的作者身份，得出唐代科举士子构成文言小说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7](24)}正因为唐人小说的作者多为士子，而他们也往往有栖止寺庙的经历，故对寺庙环境十分熟悉，在这些寄托他们幽怀的情恋故事中多寺庙意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人情恋故事特别是人与异类情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或神或鬼或妖，或者为神像、壁画所化，或为殒殁于此的女子亡魂所化，或为什物花木所化，亦往往与寺庙相关。《广异记·李湜》中的神女即华岳庙中“三夫人院”中的三位夫人神像所化，“赵郡李湜，以开元中谒华岳庙，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感异记》中的神女为张女郎庙神像所化：“沈警，……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履行多以酒肴祈祷，警独酌水具祝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岩谷。虽致之非遥，而荐之随俗。丹诚在此，神共感录。’”^{[4](2589)}《法苑珠林·王志》中的鬼女为暂时殒殁在寺院中的亡魂所化：“唐显庆三年，岐州岐山县王志……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媾，在道身亡，停在绵州，殒殁居棺寺，停累月。”^{[5](541)}《纂异记·杨禎》中的妖女为佛寺中一盏长燃的烛灯所化：“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4](3962)}陆勋《集异记·光化寺客》中的花妖是寺前一株百合所化：“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4](3394)}这些情恋故事中神女、鬼女与妖女身份的寺庙背景，实与唐时独特的寺庙規制风格与民间习俗信仰相关。

寺庙中多神像壁画，以为信众崇奉礼拜，这是寺庙的普遍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唐时寺庙中的神佛造像与壁画，多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段成式

《酉阳杂俎》云：“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西中三门里门南，吴生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又云：“净土院门外……寺西廊北隅，杨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8](754, 764)}佛教造像与壁画的原初目的与功能是要使人产生敬畏之心，从而皈依佛门，但是天女之像的“明睇将瞬”“窃眸欲语”，全然没有了庄严与凝重，有的只是夺人魂魄的异性魅力。《广异记·李湜》中李湜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恐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有的寺庙造像与壁画中人物形象，甚至以妓女为摹本塑绘而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韩幹，蓝田人，少时常为贯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贯酒漫游，幹常征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8](756)}寺院壁画中的天女以家妓为原型，这充分反映了寺院壁画世俗化的倾向，而这些具有强烈世俗风情的天女亦即神女形象，无疑会让那些栖止寺庙的士人生出种种幻想。

另外，唐人有死后葬于寺庙的风俗，据《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资料，^[9]唐人终于寺院或葬于寺院者共35条，《墓志汇编》及《续集》中永久性葬于寺院中或寺院附近的共20条。而且，死者的灵柩因种种原因不能归葬，也可以暂时殡葬于寺院。《法苑珠林·王志》中王志之女归途中天亡，“停在绵州，殒殁居棺寺”，即属这种情况。而这些早夭而葬于寺庙或者暂殁于寺庙的年轻女子，也让人易生翩翩之思。另外，中国自古就有物老成精的信仰，无生命的器物，有生命的动植物，这些非人的自然物秉赋灵性则可变化成人。寺庙多处深山幽僻之境，年代久远，其间各种什物以及周遭之花草树木，自然也会让人生出各种异想。

寓居在寺庙中的年轻士人，由于多值知慕少艾的年龄。寂寞长夜，相对荧荧一灯；或悠长白日，苦读倦怠之际，临窗一望，难免会有种种幻想。寺庙幽静神秘的环境、造像与壁画中美丽的天女以及寺院里的亡灵、周遭什物草木，也自然成为他们的幻想对象，人神、人妖、人鬼情恋故事的构设也就自然而然了。陆勋《集异记·光化寺客》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标本意义的故事：

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予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贪其观视，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

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别矣。”客因留连，百端徧尽，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可以速还。”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客因斫之，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百迭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旬而毙。^{[4](3394)}^②

书生为了习儒，坚志栖于光化寺，“夏日凉天”，读书之余，“因阅壁画于廊序”，浮想联翩之际，而“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因而“诱致于室，交欢结义”。后书生赠美女白玉指环而别，“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最终发现白衣美女实乃寺前草中百合所化。《集异记·光化寺客》艺术地再现了一个栖止于寺庙中的寂寞书生的白日美梦。而光化寺是作为故事情节展开的空间场景而存在的，于小说字里行间，如“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以及白衣美女“笑而应曰：‘家在山前’”等语，光化寺绰约可见：隐于山中，山前几户人家；寺中清寂，是读书的好去处；廊庑曲折，壁画可观，引人遐思；门楼高峙，可以登临纵观；寺前舒平，纤木细草，可以流连。于此亦可知，寺庙意象也成为这一类小说中的典型构成而散发出独特的审美意趣。

二、寺庙意象：寺庙在唐人情恋小说中的艺术呈现

寺庙对唐人情恋小说有着特殊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唐人小说中就多有对寺庙的描写，这些描写或详或略，或繁或简，均成为一种与小说故事情节密切相关的文学化的艺术存在——寺庙意象。比如《广异记·王太》^{[4](3499)}王太避虎失道，在草中行十余里，见“有一神庙”，因宿于梁上，“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继而虎神发现王太，言王太业当为其所食，并教其避难方法。小说主要表现脱离虎口的智慧和法术，而故事中的虎居然化为人形，居住在神庙中，且能在虎形与人形之间随意变化，其间蕴含着佛道观念与民俗信仰成分值得玩味。又如袁郊《甘泽谣·圆观》^{[3](311)}，叙写李源与圆观的两世情谊，洛阳惠林寺是他们生活与交往的主要场所，李“脱粟布

衣，止于惠林寺”，与圆观“促膝静话，自旦及昏”，“如此三十年”。而圆观转世时与李源相约十二年后再见，地点则是杭州天竺寺。小说中洛阳惠林寺与杭州天竺寺不仅是李源与圆观两世情谊的见证之地，无疑也为小说主题思想因缘轮回观念的表达提供了最为恰当的背景。再如薛用弱《集异记·徐智通》^{[4](3148)}，言徐智通偶于河桥听到两神相约来日于楚州龙兴寺前戏场斗技的对话，二神在交谈中各自炫其神技及效验，徐智通于一旁听得，是日前往观看。小说中龙兴寺作为神仙斗法的背景，自然而亲切。而在唐人的弘佛小说中，寺庙意象更是大量存在，此不赘述。相较而言，除去弘佛小说，在唐人情恋小说中亦存在大量的寺庙意象，这些寺庙意象在小说中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唐人情恋小说，以男女主人公身份的不同，大致可概括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人间普通男女的情恋，一是人与异类之间的情恋。无论哪一类，其间均多有寺庙出现，这些寺庙在小说中往往呈现出独特的意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意象群。

唐人情恋小说中演绎人间普通男女情恋的故事多为不及于婚姻的非婚情恋。元稹《莺莺传》是唐人此类情恋小说中的佳构，叙贞元中张生与表妹崔莺莺之间的一段情事。张生与莺莺情恋发生之地就是一座寺庙——普救寺，“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寺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于兹寺”。^{[3](162)}于此，张生免崔氏母女一家于军乱，且见崔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而惑之，托红娘以诗达意，赢得芳心，二人会于西厢，成一段浪漫情恋。而普救寺之西厢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特的典型意象而家喻户晓，元明以来诸家戏剧，更多以“西厢”为名。

在此类情恋小说中，士子与妓女的情恋故事最多，且多佳篇。白行简《李娃传》便是其中的代表，其间即有寺庙意象。李娃与其老姥见荥阳生资财耗尽，设计逐之，借口就是去兴圣寺向竹林神祷祝：“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3](121)}荥阳生不知是计，与李娃同往祷祝，结果被弃。兴圣寺出现在荥阳生与李娃情恋的转折点，颇堪玩味。与白行简《李娃传》并称士子与妓女情恋故事双璧的蒋防《霍小玉传》中亦有寺庙意象存在。小说中李益负霍小玉，后三月出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3](96)}于此遇黄衫豪士，黄衫豪士挟李益前往霍小玉处。崇敬寺赏花遇黄衫豪士成为霍小玉与李益得以见最后一面的重要前提。

唐人情恋小说中描写人与异类之间情恋的故事，

则主要有入神情恋、人鬼情恋与人妖情恋三种。相较而言, 寺庙在这三类情恋小说中更是经常出现, 寺庙意象更有着特殊的意蕴。

文学中的人神情恋题材当始于宋玉的《高唐赋》与《神女赋》, 而题刘向所作《孝子传》中的《董永》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入神情恋故事之早出者, 至唐, 入神情恋故事更成为小说情恋题材中的一种重要的亚型。相较于唐前的人神情恋故事, 唐代的人神情恋故事与唐人社会生活特别是士人生活密切相关, 故其既有对唐前此类故事范型基本情节演进模式的承继, 又有许多新变。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特殊意象的出现, 比如寺庙意象。寺庙意象常常见诸于入神情恋故事中。如戴孚《广异记·李湜》^{[4](2384)}, “赵郡李湜, 以开元中谒华岳庙, 过三夫人院”, 李湜谒华岳庙, 突见神女悉是生人, 被神女邀入宝帐中, “备极欢洽, 三夫人迭与结欢”。临别告诉李湜, 原来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 “岳神当上计于天, 至时相迎, 无宜辞让, 今者相见, 亦是其时, 故得尽欢尔”。“自尔七年, 每悟其日, 奄然气尽”, 即被邀与三夫人相会。后有术士为其书符, 虽相见而不得相近。于是二夫人恨骂李湜无行, 唯小夫人“恩义特深, 涕泣相顾”, 告诫李湜三年勿言, 并告知其一生仕禄。《李湜》在表现入神情恋的同时, 也通过三夫人告知李湜仕禄的方式, 演绎唐人的命定观念, 而这一切都是在华岳神庙意象所营造的神秘氛围中完成的。再如沈亚之《感异记》^{[4](2589)}, “沈警, 字玄机, 吴兴武康人也……奉使秦陇, 途过张女郎庙。履行多以酒肴祈祷, 警独酌水具祝词曰: ‘酌彼寒泉水, 红芳掇岩谷。虽致之非遥, 而荐之随俗。丹诚在此, 神共感录。’”其夜, 沈警宿传舍, 张女郎姊妹来诣, 并邀警同去其宫, 饮酒弹琴、唱和赠答, 极尽欢悦之情, 后更有小女郎润玉伴宿。然而, 好景不长, 及至天晓, 他们不得不“执手呜咽而别”。临别之际互赠礼物, 警得瑶镜、金缕结。及归客舍, 夜而失之。沈警出使返回时, 于庙中神座后得小女郎所寄碧笺, 备叙离恨。自此再无相见之期。《感异记》以委婉雅致的笔触, 将一个世俗化的艳遇神女故事雅化、诗化, 使得小说文采斐然、格调清新、韵味悠长。小说结局中神庙留碧笺的安排亦让人畅想回味。

中国古代小说中入鬼情恋故事,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就已出现, 《列异传》中的《谈生》、《陆氏异林》中的《钟繇》、《录异传》中的《紫珪》、《搜神记》中的《紫玉》以及《孔氏志怪》中的《卢充》等皆是。至唐, 小说中入鬼情恋故事, 较之魏晋南北朝, 数量更多, 质量更高。与人神情恋故事相比, 唐人小说

入鬼情恋故事中存在的寺庙意象则更丰富。如裴铏《传奇·崔炜》就多次出现寺庙^{[1](14)}。崔炜荡尽家产, 栖止佛舍, “贞元中, 有崔炜者, 故监察子向之子也……不事家产, 多尚豪侠。不数年, 财业殚尽, 多栖止佛舍。”中元借游开元寺: “时中元日, 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 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后又游海光市: “后数日, 因游海光寺, 遇老僧焚于耳……”脱险离开赵陀墓, 返回人间, 先到之地为蒲涧寺: “俄闻蒲涧寺钟声, 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又游城隍庙: “炜得金, 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 竟无影响。后有事于城隍庙, 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 乃侍女所题也。”至中元节, 崔炜如约访蒲涧寺, 获田夫人, “后将及中元日, 遂丰洁香饌甘醴, 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 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 言旨雅澹。”《崔炜》全篇约三千字, 其中心题旨在于宣扬报恩思想, 获得报答最多的是主人公崔炜。乞食老妪为了报答脱衣偿值之恩, 赠给他治疗瘡疣的艾草, “每遇疣瘡, 只一炷耳。不独愈苦, 兼获美艳”; 海光寺老僧为了报答, 诚恳表示要“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 并且将“藏镪巨万, 亦有斯疾”的任翁介绍给他; 任翁为了报答, 许下十万钱的谢仪; 白蛇为了报答, 将他引领到越王赵陀的玄宫; 赵陀为了报答, 赠给他宝珠、美妇(即田夫人)。可见, 崔炜的一念之仁, 得到的回报是多么丰厚! 当然, 崔炜也对助其还家的羊城使者进行了回报, “于城隍庙, 忽见神像有类使者, 又睹神笔上有细字, 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缋, 及广其字”。这种善有善报的思想, 是对“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传统观念的诠释。而这一思想则是通过小说中一个个关联寺庙的故事呈现出来, 值得注意。又如《传奇·颜濬》^{[1](102)}, “会昌中, 进士颜濬, 下第游广陵, 遂之建业, 赁小舟抵白沙, 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 服饰古朴, 言词清丽。濬揖之, 问其姓氏, 曰: ‘幼芳姓赵。’……抵白沙, 各迁舟航, 青衣乃谢濬曰: ‘数日承君深顾, 某陋拙, 不足奉欢笑, 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日必游瓦官阁……’”后至中元日, 颜濬“来游瓦官阁, 士女阗咽”。在赵幼芳的帮助下, 得见美人张贵妃、孔贵嫔, 倾觴相会, 谈说陈、隋旧事, 最后得与贵妃同寝, 天明而别。后更寻曩日地, “则近清溪松桧丘墟, 询之于人, 乃陈朝官人墓”。小说在入鬼情恋故事的外衣之下, 借鬼叙历史, 表达对历史的追怀与感慨。此外, 在唐人小说的入鬼情恋故事中, 出现寺庙意象的还有如《广异记·李元平》中的东阳寺、《周秦行纪》中的薄太后庙等等, 亦各具独特风情。

妖与怪初义相近, 故常合用为“妖怪”, 动植物或

无生命者的精灵，也就是妖怪，或称为怪物，如花妖、狗怪、虹精等。妖怪化人，与人情恋，在先唐的小说中就是一类重要题材，《搜神记》、《列异传》等中就多见此类故事。唐人小说不仅承袭了这一题材，而且突破了先唐同类题材中搜奇记怪的简单目的，在婉转的叙事中，多表达一种超越世俗礼教限制的、率性而真诚的男女情爱。唐人小说的人妖情恋故事中亦多寺庙意象。如皇甫氏《原化记·天宝选人》：

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时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马置于别室。迟明将发，偶巡行院内，至院后破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一日俱行，复至前宿处，僧有在者，延纳而宿……^{[4](3479)}

选人于僧房(即佛舍)宿，迟明发现一盖虎皮熟寝女子，即虎妖，乃藏虎皮而娶此女，数年之后，再反当年佛舍，因调笑其妻，其妻怒而索衣，后得，披之而化虎，哮吼而去。选人于佛舍中得妻，又于佛舍中失妻，定非偶然，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再如李玫《纂异记·杨祜》^{[4](3962)}，“进士杨祜，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于此寺中遇灯妖所化的红裳美人，生出一段人妖情恋。可以说，杨祜与红裳美人之间的人妖情恋因文殊院的绰约灯影显得浪漫而神秘。

三、小说功能：寺庙意象的美学审视

不难发现，在大多数的唐人情恋小说中，对寺庙的描写往往十分简略，或仅及庙名、寺名与地理位置，或略呈概貌，故呈现出来的寺庙意象往往十分省净。但是，从宏观的文学审美层面考察，这些寺庙意象却有着独特的小说功能，或者暗示小说人物身份，或者作为小说故事的主要空间场景，或者在小说故事的情节布设中承担联接功能，在唐人情恋小说的叙事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10]

在唐人情恋小说中，有些寺庙意象的存在并不是必须的关键要素，在小说故事中只是作为背景，担负着暗示小说人物身份的重要作用。如沈亚之《感异记》中的张女郎庙即承担这一功能，沈警“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酌水而祝，然后离开，并非住在张女郎庙，而是止于传舍，“既暮，宿传舍”。其夜沈警凭轩望月，作《凤将雏含娇曲》，而张女郎姊妹来降。其后“携手出门，共登一辎骈车，驾六马，驰空而行”，“俄至一处，朱楼飞阁，备极焕丽。令警止一水阁。香气自外入内，帘幌多金缕翠羽，间以珠玑，光照满室”。

然后揖警就坐，又具酒肴，弹琴歌唱。一夜欢会，沈警被送回人间，“相与出门，复驾辎骈车，送至下庙，乃执手呜咽而别”。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在沈警止宿的传舍与“朱楼飞阁、备极焕丽”的水阁仙境。故小说中张女郎庙的作用，则主要在于揭示来降沈警的神女的身份——张女郎姊妹。小说末又云：

及至馆，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时同侣咸怪警夜有异香。警后使回，至庙中，于神座后得一碧笺，乃是小女郎与警书，备述离恨，书末有篇云：“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4](2591)}

沈警出使归来，再过张女郎庙，于庙中神座后得小女郎碧笺，呼应前文，是进一步印证与确认神女身份。当然，小说开篇出现与文末在此出现的张女郎庙，也为小说营造出一种神秘氤氲的氛围。

再如韦瓘《周秦行纪》中的薄太后庙，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牛僧孺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会暮失道，忽“见火明，意谓庄家，更前驱，至一大宅，门庭若富豪家……入十余门，至大殿。殿蔽以珠帘，有朱衣紫衣人百数，立阶陛间。左右曰：‘拜殿下。’帘中语曰：‘妾汉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庙，郎不当来，何辱至？’”^{[3](182)}以人物自我介绍，点明此地即薄太后庙，证实人物身份。但这“门庭若富豪家”、“入十余门、至大殿”的大宅，却是虚幻之境，因为真正的薄太后庙，小说结尾处云：“余却望庙，荒毁不可入，非向见者。”小说中虚幻的场景即“大宅”是故事展开的主要场所，故小说中现实呈现的薄太后庙的主要作用还是在于证实人物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这种虚幻之境与现实之境的转换，即由昨夜所遇大安附近“门庭若富豪家”的“大宅”到今晨所见大安里附近“荒毁不可入”的“薄太后庙”的转换，也就是幻设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转换。这一时空建构方式基于对特定地点的联想，由所遇薄太后庙生生发出一番想象，虚设场景，然后再回到实地，实地成为谜底，并构成虚实反差，“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种空间场景的虚实转化，是唐人小说人与异类情恋故事常见的时空建构方式，值得注意。又如沈亚之《秦梦记》写沈亚之在橐泉邸舍梦入秦国，醒后得知橐泉本是秦宫所在和秦穆公葬地，其构思相类。

所以，在唐人情恋故事中，此类寺庙意象本身并不是小说叙事建构必须具备的场所，它在小说叙事建构中也并不具有叙事功能，其主要作用在于向读者暗示故事中人物的身份，或者故事发生于某一特定的场所，从而增强小说叙事的真实感与逻辑性，并唤起人们日常生活中关于寺庙的记忆而产生的心理暗示，为

小说平添一层神秘氤氲的幕纱。

除了在小说中暗示人物身份之外,相当多的唐人情恋小说则将寺庙作为故事的主要空间场景,这类小说的故事情节,虽有繁简之别,但都主要以寺庙为场景展开,甚至是以寺庙为唯一的空间场景。元稹《莺莺传》、李玫《纂异记·杨禛》、戴孚《广异记·李元平》、陆勋《集异记·光化寺客》、释道世《法苑珠林·王志》等即是。

在元稹《莺莺传》中,普救寺是整个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场景,张生寓居于此,适与异派之从母崔氏母女相遇,并就其母女于军乱。而寺之西厢,更是二人的密恋之地,“斜月晶莹,幽辉半床”的美好,不仅让男女主人公刻骨铭心,也让无数读者艳羡不已,而“西厢”也因此成为古小说中著名的情恋圣地意象之一。又如李玫《纂异记·杨禛》中,石瓮寺文殊院是故事的唯一空间场景。杨禛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住,一夜有红裳美人来访,“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禛常悦者,皆所不及”。杨禛邀入,问及姓氏,于是红裳美人自叙身世,并云:“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欸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覩良人,桑中之讯,亦不能耻。傥运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德。”杨禛感其言,拜而纳之。“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后杨禛乳母潜察得知红裳乃西幢一烛灯所化:“处半年,家童归,告禛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4](3962)}杨禛于石瓮寺文殊院遇灯妖所化红裳美人是典型的人妖情恋,而这一段情恋,就发生在杨禛所居的石瓮寺文殊院,石瓮寺文殊院是这一段人妖情恋的唯一空间场景。

再如戴孚《广异记·李元平》,叙一段人鬼情恋故事,故事的发生与展开之地亦在佛寺——东阳精舍。睦州刺史伯成之子李元平读书东阳精舍,岁暮,有“服红罗裙襦”且“容色甚丽”的美女亦来此,“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女忻悦,有如旧识,并云:“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与之就此展开一段人鬼情恋故事,东阳精舍是这一人鬼情恋故事发生与展开的空间场景。另外,《广异记·李元平》中的命定观念与佛教因缘轮回观念十分突出,李元平与鬼女此世姻缘,鬼女云是“天命已定”,无法改变,“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这是命定观念的体现。而鬼女言前生此世与李元平姻缘,则又是佛教姻缘轮回观念的体现,小说中还特别言及鬼女在前生“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呪”,^{[4](2689)}更是明显痕迹。以佛寺作为人鬼情恋故事的空间场景,在人鬼情

恋中又辅之以命定观念与因缘轮回观念的表达,这是《李元平》的独特之处。

陆勋《集异记·光化寺客》叙习儒客与百合花妖的人妖情恋,故事发生与展开均在兖州徂徕山光化寺^{[4](3394)}。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七五所录《王志》所叙人鬼情恋,亦以寺庙为故事情节展开的主要空间场景,即绵州居棺寺,^{[5](541)}此故事《太平广记》卷三二八《鬼十三》亦录,题“王志”,虽未言寺名,但亦云“县州寺”,^{[4](2608)}表明这一人鬼情恋也发生在佛寺中。不难发现,《纂异记·杨禛》、《广异记·李元平》、《法苑珠林·王志》这类以寺庙为主要空间场景的情恋故事,故事情节的安排均十分紧凑,且多为单线结构,不蔓不枝,仿佛一出独幕剧。这些寺庙意象在小说叙事建构中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是小说故事情节建构的基础。如在《纂异记·杨禛》,小说人物红裳美人是寺院中的烛灯之妖,没有石瓮寺文殊院,红裳美人也就失去依托,而红裳美人“晨去而暮还”,于寺院绰绰灯影中与杨禛交往,既符合红裳美人为烛灯所化的身份,也营造出完美的人妖情恋氛围。

此外,在唐人情恋小说中,还有一类寺庙意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寺庙在小说故事中虽不是主要的空间场景,或者说其故事的核心情节并不是以寺庙为场景,但却或多或少与寺庙发生关联,寺庙是故事情节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场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寺庙意象及其相关故事,是小说总体故事情节建构中的一个或数个部件,在小说故事的各个情节之间承担联接功能,裴翎《传奇·崔炜》中的寺庙意象即属此类。

如前所言,《传奇·崔炜》多次出现寺庙,一是中元日崔炜所游开元寺;二是后数日崔炜所游海光寺;三是崔炜离开赵佗墓,返回人间,最初抵达之地蒲涧寺;四是崔炜访羊城使者,于城隍庙得之;五是中元日崔炜游蒲涧寺。但小说故事情节展开的主要场景却是任翁家、枯井与赵佗墓,特别是赵佗墓,是小说中情节建构最为关键的场景。而五次出现的寺庙场景及其相关故事,在小说整体的故事情节建构中却又不可或缺,其功能就主要在于引导、呼应与勾连。中元日崔炜游开元寺,遇乞食老妪覆人酒瓮,怜而为其偿值,老妪以“越井冈艾”作为酬谢,而此艾“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故小说开篇的开元寺意象及崔炜遇妪与获赠“越井冈艾”的故事,是整个小说情节发展预言式的暗示与起点,其后小说情节均基于此。后数日,崔炜游海光寺,治老僧耳赘,老僧介绍崔炜为“藏镪巨万,亦有斯疾”的山下有一任翁治疣赘,由此引出崔炜为任翁治病、任翁以怨报德,

图谋将其牺牲以飨其家所事鬼神的情节。故海光寺意象及崔炜为老僧治赘的故事，也主要是为了推进整个小说情节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崔炜后幸得爱慕他的任氏女相助，得以脱离虎口。不料却于逃逸途中，落入枯井而不得出，从而生出为大蛇施治、入南越王赵佗墓中遇四女鬼等情节。其后小说中出现的城隍庙以及两次出现的蒲涧寺意象及其相关故事，主要是呼应前文与勾连前后情节，完成崔炜与田夫人的相见与结合，并最终揭晓故事中各种人物的真实身份。所以，《崔炜》中五次出现的寺庙意象及其相关故事，在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建构中，形成了故事情节发展中的五个链环部件，对整个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前后转承与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白行简《李娃传》与蒋防《霍小玉传》中出现的寺庙意象亦与此相类。

总之，寺庙意象是唐人情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构成，与唐代士人常寓居寺庙的生活经历以及唐代寺庙特有的规制与民俗信仰息息相关。唐人情恋小说中的寺庙意象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存在，其或担负着暗示小说人物身份的作用，或作为故事的主要空间场景，或在小说的情节布设中承担联接功能，在小说的叙事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寺庙意象的大量存在，也为唐人情恋小说平添了浓郁的民俗风情，并形成了其别样的审美意蕴。另外，唐人情恋小说对寺庙意象的成功运用，对后世小说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深受唐人小说艺术浸染的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许多故事的情节布设中就常常运用寺庙意象。

注释：

- ① 沈亚之《感异记》，《太平广记》引注出《异闻录》，据李剑国先生考证，题名当作《感异记》，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 ② 《光化寺客》，《太平广记》引注出《集异记》，李剑国先生考订其当出陆勋《集异记》，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6页。

参考文献：

- [1] 裴铤撰. 周楞伽辑注. 传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2] 康骈撰. 萧逸校点. 剧谈录[C]//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3] 汪辟疆校录. 唐人小说[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4] 李昉等. 太平广记[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5] 释道世. 法苑珠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6] 冯沅君. 唐代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J]. 文讯, 1948(4): .
- [7] 俞钢.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8] 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 酉阳杂俎[C]//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9]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周绍良, 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0] 李芳民. 唐人小说中佛寺的艺术功能与文化蕴涵[J]. 山西大学学报, 2007(1): 83-90.

On the Temple Image in Tang Dynasty's Love Stories

XIONG M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temple images in Tang Dynasty's love stories, be they the romance between common people or that between man and other species, few specialists in the field have noticed it so far. Indeed, the temple image in Tang's love stories reflects the role of temples in the life of Tang's scholars. The temple imag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ang's love stories,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in narration, such as implying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providing the main spectacle, or connecting plots. At the same time, the large number of temple images in Tang's love stories has a special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folk customs.

Key Words: Tang Dynasty's love stories; temples and temple images; artistic presentation; the function of novels

[编辑: 胡兴华]